

新闻实习生一线在行动

新闻实习生 一线行动 很过瘾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赵伟)疏通化粪池、调研野
广告、整理提案……自22日
起,本报六名新闻实习生走进
基层已经有5天时间,在这段
时间里,他们与基层单位工作
人员生活在一起,收获了很多,
也感到在基层锻炼很“过瘾”。

三贴近一直是本报记者
延续的传统。为更好地对大
学生进行锻炼,增加他们的阅
历,使得他们将来能为社会做
出更多贡献,22日,本报开展了
选派实习生下基层活动,首
批6名实习生参加基层锻炼。

6名实习生分别被分配到
甸北社区、济南市城管局进行
为期一周的实习生活。在这几
天时间里,他们和基层工作人
员一起,清理辖区小广告、
疏通化粪池,整理提案……在
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中,6名
实习生开阔了视野,增强了社
会实践经验,也收获了感动,
他们表示基层锻炼真的很“过
瘾”。6名实习生认真地实习态
度也得到了相关基层工作人
员的称赞。

本报将在以后继续推出
“新闻实习生 一线在行动”
活动,让更多的新闻实习生到
基层一线锻炼,丰富他们基层
工作经验,提高他们处理复杂
问题的能力。



“买长虹3D电视送平板
电脑”。
从长虹发出:信息长虹
全系列3D产品大幅让利,除
送平板电脑以外,长虹3D-
LED 55寸优惠3000元,3D-
PDP58寸优惠5000元,售价分
别达到6999元和14999元,优惠
幅度最高达30%。
据笔者了解:市面上12
寸LED电视售价从4000元-
6000元不等,而12寸LED-3D
电视平均售价达8000元,长
虹3D电视以低于行业水平
超过30%的价格销售,对于
持币待购的消费者无疑是一
则绝好的消息。

去年,长虹率先在行业
喊出“用3D的价格买3D电视”的
口号,目的是让普通消费者
也能享受到3D电视带来的震
撼视听及奢华观感,当时高高

一上午疏通三段污水管道

王斐然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系2008级1班 实习单位:济
南市城管局城肥二处

腥臭松软的土地泛着黄汤,
粪水从污水井中溢出,这就是城
肥清运管理二处的一位工人每天
都要面对的画面。24日,我和王清
彬与城肥二处的工人师傅一起,
坐着一辆小型抽车参加了化粪池
和污水井的管道疏通。

早晨快8点的时候,城肥二处

业务科吴成才科长把我们安排到
了一辆小型抽车上,带我们的工
人师傅兼抽车司机李老师说:“这
种小抽车专门到大车进不去的小
区进行清运工作。济南很多小区
都是开放式小区或者老旧小区,
巷子窄,路难走,大车不方便进
出。我们要去的头一站历山路82
号就是一个老旧小区。”

到了地方一看,要疏通的污
水井管道粪水流七八米远,臭

气冲天。李师傅判断说:“很可能
是下边的管子被压碎了。”于是他
立即让我和王清彬一起把污水井
口上的杂物清除掉,并盖上盖子。
他和另一位赵师傅一起在盥洗池
鼓起处检查污水管道走向。

我和王清彬将杂物清除后,
两位师傅立即把两节白色疏通管
线插入污水井的管道里进行疏
通。但是,对上下两个污水管道疏
通了半个小时也没有通开。赵师
傅立即对战术进行了调整,疏通
起另一段有点鼓起的排污管道,
不一会儿这里便畅通了。

我们刚松了口气准备去下一
个小区,这时小区不少居民要求
我们把另外两个满溢的污水井也
一通。我们马不停蹄,很快就完
成了疏通工作。离开这个小区的时
候已经将近11点了。在车上,李
老师说:“今天就去5个地方,算是
比较少的。忙的时候一天最多要
去八九个小区。”

王清彬在清理污水管道。



王斐然正在清理污水管道。

每天两次,清理辖区小广告

张正邦 兰州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2008级新闻专业 实习单
位: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甸北社
区居委会

我以齐鲁晚报实习生的名义
在历下区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甸
北社区居委会进行深入基层实
践。在这里,我发现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每天都要早晚两次雷打不动
地清理辖区内的小广告。

崔秋红主任介绍,甸北是一
个比较特殊的小区,小区里大多
数是几个省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
宿舍,48栋居民楼中只有4栋是纯粹
的居民楼,而且处于历下和历城两
区的交界处,管理难度大一些。

清理居委会辖区内的小广
告,这是我来到居委会这几天里
每天都要干的活。居委会负责清
理辖区内小广告的工作是甸北社
区特有的“四级联动”层级管理体
制的一部分。

甸北居委会工作人员每天早
上和下午都要去巡视清理辖区内
的小广告。居委会办公室里专门
有巡查日记,上面清楚地记着哪
位巡查员什么日期什么地点发现
小广告、违章摆摊等异常现象,并
注明解决的情况。

清理广告的工作单调而乏
味,每天两次。居委会工作人员轮
流每天巡查清理,辖区东西从二
环东路到闵子骞路,南北从解放
路到益寿路。公交站牌、电线杆、
居民楼外围经常会有人张贴小广
告。

一般的纸质广告还比较容易
清理,喷点水拿铲子就能清理掉,
但是也没办法完全清理干净,要
是遇上直接涂在墙面上的广告就
只能在上面涂一层漆盖住,好好
的墙面经过两次涂刷后变得非常
难看。

清理居委会辖区内的小广
告,这是我来到居委会这几天里
每天都要干的活。居委会负责清
理辖区内小广告的工作是甸北社
区特有的“四级联动”层级管理体
制的一部分。

张正邦在居委会工作人员带领下清理街
头野广告。



23日,实习生王丽平(右二)跟随居委会主
任入户走访。



周玉在城管局社会动员处帮着干文字工
作。



何则伟在济南市城管局社会动员处实
习锻炼。

跟居委会主任走访特殊家庭

王丽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
学院2008级新闻专业 实习单位:
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甸北社区居
委会

入住到老人家中,用微薄的收入
支撑老人昂贵的医药费,家中非常
整洁,完全不像住着两位瘫痪老人。
当我们来到穆奶奶的房间,王女士
在穆奶奶耳畔轻声说:“崔主任
来看你了,你的党费已经交了。”
穆奶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穆奶奶的外孙女,也非常孝
敬姥爷和姥姥,姥姥住院时一直
在医院陪伴她,照顾两位老人的起居。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在家人悉心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社区要救助,
完全靠女儿女婿。

退休的女儿女婿为照顾老人
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两位老人
脸色红润,精神状态很好,王女士说:
“您照顾得真好,家里这么干
净,老人这么安详。”王女士说:
“这不是晚辈的责任吗,老人瘫痪
了谁都不想,但真摊到身上了,我
们能做的就只有细心照顾。”

穆奶奶是1944年参加革命
的,健康的时候积极参加社区党
组织活动,现在重病在床,但从不
给社区添麻烦,不向